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

且說鄧車攔住花沖道：「賢弟不可。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，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？且看為兄分上，不可誤賴好人。」花蝶氣沖沖的坐在那裡。鄧車便叫家人帶道士出去。蔣平道：「無緣無故，將我抽打一頓，這是那裡晦氣。」花蝶聽說「晦氣」二字，站起身來，又要打他，多虧了鄧車攔住。旁邊家人也向蔣平勸道：「道爺，你少說一句吧，隨我快走。」蔣爺說：「叫我走，到底拿我東西來。難道硬留下不成。」家人道：「你有什麼東西？」蔣爺道：「我的鼓板招子。」家人回身，剛要拿起漁鼓簡板，只聽花沖道：「不用給他，看他怎麼樣！」鄧車站起笑道：「賢弟既叫他去，又何必留他的東西，倒叫他出去說混話，鬧的好說不好聽的做什麼！」一壁說著，一壁將招子拿起。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有分兩的，剛一拿手一脫落，將招子摔在地下，心下轉想道：「呀！他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？」又拿起仔細一看。誰知摔在地下時，就把鋼刺露出一寸有餘。鄧車看了，順手往外一抽，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。一聲「哎呀」道：「好惡道呀！快與我綁了。」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著鋼刺，連忙過來，道：「大哥，我說如何？明明刺我之人，就是這個傢伙。且不要性急，須慢慢的拷打他。問他到底是誰，何人主使，為何與我等作對。」鄧車聽了，吩咐家人拿皮鞭來。

蔣爺到了此時，只得橫了心，預備挨打。花沖把椅子挪出，先叫家人亂抽一頓，只不要打他致命之處，慢慢的拷打他。打了多時，蔣爺渾身傷痕已然不少。花蝶問道：「你還不實說麼？」蔣爺道：「出家人沒有什麼說的。」鄧車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既出家，要這鋼刺何用？」蔣爺道：「咄家人隨遇而安，並無庵觀寺院，隨方居住。若是行路遲了，或起身早了，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？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，為何施主就遲疑了呢？」鄧車暗道：「是呀。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。他是雲遊道人，毫無定止，難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？此事我未免莽撞了。」

花蝶見鄧車沉吟，惟恐又有反悔，連忙上前道：「大哥請歇息去，待小弟慢慢的拷他。」回頭吩咐家人，將他抬到前面空房內，高高吊起。自己打了，又叫家人打。蔣爺先前還折辯，後來知道不免，索性不言語了。花蝶見他不言語，暗自想道：「我與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，他卻毫不承認。若非有本領的，如何禁的起這一頓打？」他只顧思索。誰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，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，鄧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安，想道：「花沖也太不留情了。這又不是他家，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治死。雖為出氣，難道我也不嫌個忌諱麼？我若□分攔他，又恐他笑我，說我不擔事，膽忒小了。也罷，我須如此，他大約再也沒有說的。」想罷，來到前面。只是花沖還在那裡打呢。再看道士時，渾身抽的衣服狼藉不堪，身無完膚。鄧車笑吟吟上前道：「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。自早晨吃了些壽麵，到了此時，可也餓了。酒筵已然擺妥。非是劣兄給他討情，今日原是賤辰，難道為他耽誤咱們的壽酒嗎？」一番話把個花沖提醒，忙放下皮鞭，道：「望大哥恕小弟忘神。皆因一時氣憤，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。」轉身隨鄧車出來，卻又吩咐家人：「好好看守，不許躲懶貪酒。候明日再細細的拷問。若有差錯，我可不依你們，惟你們幾個人是問。」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。

這裡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，說他無緣無故，不知那裡的邪氣，也有說給他們添差使，還要充二號主子，盡裝蒜；又有可憐道士的，自午間揉搓到這時，渾身打了個稀爛，也不知是那葫蘆藥。便有人上前，悄悄的問道：「道爺，你喝點兒吧。」蔣爺哼了一聲。旁邊又有人道：「別給他涼水喝，不是玩的。與其給他水喝，現放著酒熱熱的給他溫一碗，不比水強麼？」那個說：「真個的。你看著他，我就給他溫酒去。」不多時，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。二人偷偷的把蔣爺繫下來，卻不敢鬆去了繩綁。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，一個在前面端著酒喂他。蔣爺一連呷了幾口，覺得心神已定，略喘息喘息，便把餘酒一氣飲乾。

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。蔣爺暗想道：「大約歐陽兄與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該來了。」忽聽家人說道：「二兄弟，你我從早晨鬧到這俗晚了，我餓的受不了了。」那人答道：「大哥，我早就餓了。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？」這人道：「老二，你想想，咱們共總多少人。如今他們在上頭打發飯，還有空兒替換咱們嗎？」蔣爺聽了，便插言道：「你們二位只管吃飯。我四肢捆綁，又是一身傷痕，還跑的麼？」兩個家人聽了，道：「慢說你跑不了。你就是真跑了，這也不是我們正宗差使，也沒甚要緊。你且養養精神，咱們回來再見。」說罷，二人出了空房，將門倒扣，往後面去了。

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已來了。二人在房上降望，不知蔣爺在於何處。歐陽春便遞了暗號，叫韓彰在房上降望，自己卻找尋蔣平。找到前面空房之外，正聽見二人嚷嚷。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，北俠便進屋內。蔣爺知道救兵到了。北俠將繩綁挑開，蔣爺悄悄道：「我這渾身傷痕卻沒要緊，只是四肢捆的麻了，一時血脈不能周流，須把我夾著，安置個去處方好。」北俠道：「放心。隨我來。」一伸臂膀將四爺夾起，往東就走。過了夾道，出了角門，卻是花園。四下一望，並無可以安身的去處。走了幾步，見那邊有一葡萄架，幸喜不甚過高。北俠悄悄道：「且屈四爺在這架上吧。」說罷，左手一順，將蔣爺雙手托起，如舉小孩子一般，輕輕放在架上，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，竟奔前廳而來。

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，見空房子門已開了，道士也不見了。一時驚慌無措，忙跑到廳上，報與花蝶鄧車。他二人聽了，就知不好，也無暇細問。花蝶提了利刃，鄧車摘下鐵把弓，挎上鐵彈子袋，手內拿了三個子彈。剛出廳房，早見北俠持刀已到。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，峻的就是一彈。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，早已防備。見他把手一揚，卻把寶刀扁著一迎，只聽當的一聲彈子落地。鄧車見打不著來人，一連就是三彈，只聽「當」「當」「當」響了三聲，俱各打落在地。鄧車暗暗吃驚，說：「這人技藝超群。」便順手在袋內掏出數枚，連珠發出，只聽「叮當」「叮當」猶如打鐵一般。

旁邊花蝶看的明白，見對面只一個人並不介意。他卻腳下使勁，一個健步，以為幫虎吃食，可以成功。不想忽然腦後生風，覺著有人。一回頭，見明晃晃的鋼刀劈將下來，說聲「不好！」將身一閃，翻手往上一迎。那裡知道韓爺勢猛刀沉，他是翻腕迎的不得力，刀對刀只聽咯當一聲，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，噹啷啷落在塵埃。花蝶那裡還有魂咧，一伏身奔了角門，往後花園去了，慌不擇路，無處藏身，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，以為他算是葡萄老根兒。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。

蔣爺在架上，四肢剛然活動，猛聽腳步聲響。定睛細看，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，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晃，正是花蝶。蔣爺暗道：「我的鋼刺被他們拿去，手無寸鐵。難道眼瞅著小子藏在此處，就罷了不成？——有了，我何不砸他一下子，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。」想罷，輕拳兩腿，緊抱雙肩，往下一翻身，撲哧的一聲，正砸在花蝶的身上，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，險些兒嘴按地。幸虧兩手扶住，只覺兩耳嚶的一聲，雙睛金星亂迸，說聲：「不好！此處有了埋伏了。」一挺身，跟裡踉蹌，奔那邊牆根去了。

此時韓彰趕到，蔣爺爬起來道：「二哥，那廝往北跑了。」韓彰嚷道：「好賊！往那裡走？」緊緊趕來，看看追上。花蝶將身一縱，上了牆頭。韓爺將刀一擲，花蝶業已躍下，「咕嘟」「咕嘟」往東飛跑。跑過牆角，忽見有人嚷道：「那裡走？龍濤在此！」嗖的就是一棍。好花蝶！身體靈便，轉身復往西跑。誰知早有韓爺攔住。南面是牆，北面是護莊河。花蝶往來奔馳許久，心神已亂，眼光迷離，只得奔板橋而來。剛剛到了橋的中間，卻被一人劈胸抱住，道：「小子，你不洗澡嗎？」二人便滾下橋去。花蝶不識水性，那裡還能掙扎。原來抱花蝶的就是蔣平。他同韓彰躍出牆來，便在此橋埋伏。到了水中，雖然不深，他卻掐住花蝶的脖項，往水中一浸，連浸了幾口水，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。

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。蔣爺托起花蝶，龍濤提上木橋，與馮七將他綁好。蔣爺竄將上來，道：「好冷！」韓爺道：「你等繞到前面，我接應歐陽兄去。」說罷，一躍身跳入牆內。

且說北俠刀磕鐵彈，鄧車心慌，已將三□二子打完，敵人不退，正在著急。韓爺趕到，嚷道：「花蝶已然被擒。諒你有多大本領。俺來也！」鄧車聞聽，不敢抵敵，將身一縱，從房上逃走去了。北俠也不追趕，見了韓彰，言花蝶已擒，現在莊外。說話間，

龍濤背著花蝶，蔣爺與馮七在後，來到廳前，放下花蝶。蔣爺道：「好冷，好冷！」韓爺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持著刀往後面去了。不多時，提了一包衣服來，道：「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，家人們也藏躲了。四弟來換衣服。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，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，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，頓時點著烘起來。蔣平換了衣服出來，道：「趁著這廝昏迷之際，且鬆了綁。那裡還有衣服，也與他換了。天氣寒冷，若把他噤死了，反為不美。」龍濤馮七聽說有理，急忙與花蝶換妥，仍然綁縛，一壁控他的水，一壁向著火，小子鬧了個「水火既濟」。

韓爺又見廳上擺著筵，大家也都餓了，彼此就座，快吃痛飲。蔣爺一眼瞧見鋼刺，急忙佩在身邊。只聽花蝶呻吟道：「淹死我也！」馮七出來，將他攙進屋內。花蝶在燈光之下一看：見上面一人碧睛紫髯；左首一人金黃面皮；右首一人形容枯瘦，正是那個道士；下面還有個黑臉大漢，就是鐵嶺觀被擒之人。看了半日，不解是何緣故。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，來到花蝶面前，道：「姓花的事已如此，不必遲疑。你且喝杯熱酒暖暖寒。」花蝶問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為何與俺作對？」蔣爺道：「你作的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？拈污婦女，造孽多端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含冤。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，才特前來拿你。若問我，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。」花蝶道：「你莫非稱翻江鼠的蔣澤長麼？」蔣爺道：「正是。」花蝶道：「好，好！名不虛傳。俺花沖被你拿住，也不凌辱於我。快拿酒來！」蔣爺端到他唇邊，花沖一飲而盡，又問道：「那上邊的又是何人？」蔣爺道：「那是北俠歐陽春。那邊是我二哥韓彰。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。」花蝶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也是我花沖所行不正，所以惹起你等的義憤。今日被擒，正是我自作自受。你們意欲將我置於何地？」蔣爺道：「大丈夫敢作敢當，方是男子。明早將你解到縣內，完結了勾鄉宦家殺死更夫一案，便將你解赴東京，任憑開封府發落。」花沖聽了，便低頭不語。

此時天已微明，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。北俠道：「劣兄有言奉告：如今此事完結，我還要回萊花村去。一來你們官事，我不便混在裡面；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季還要與展南俠畢姻，面懇至再，是以我必須回去。」韓蔣二人難以強留，只得應允。

不多時，縣內派了差役，跟隨馮七前來，起解花沖到縣。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鄧家堡，彼此執手分別。北俠仍回萊花村。韓蔣二人同到縣衙。惟有鄧車悄悄回家，聽說花沖被擒，他恐官司連累，忙忙收拾收拾，竟奔霸王莊去了。後文再表。

不知花沖到縣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